第五十八战 勇气勋章

豪爽的藏族汉子油门踩得生猛，一边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必去的景点，一边飞速换挡，其手速之快，简直要让自诩钢琴键盘手的安容与无地自容。

全程猛停猛起步的代价就是，还没感受到高原反应，便提前体会到了晕车带来的恶心感。不过睡的正香的言澈应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

一个半小时的车程，竟是只用了一小时多一点，最后停在酒店大门时，安容与直觉得谢天谢地，再折腾一会儿恐怕就得多出几百块洗车钱了。

掏了车费后，他有样学样地捏了一把言澈的脸，肉嘟嘟的相当软和。在飞机上瞪着眼睛蹲守天象长达八小时的言澈被闹腾醒了后，率先从后座钻出，司机大哥已经将行李箱抬了下来。

两人再次谢过这位热心肠的藏族大哥，走进了造型不太现代化的酒店大堂。言澈订的是大床房，红着脸抛出个说辞：“当时不确定你会不会来，订标间一天得多花十块钱”。

安容与忍着笑拼命点头应和，赞赏他这种勤俭持家的行为。待房门刷开后，将行李和背包一撂，就用嘴给人家喂了一颗薄荷糖。

这一路奔波的大半天，身子跟着各种交通工具都快被摇散了架，再经过刚才一阵催吐，安容与只觉得倒还不如直接晕了过去来得舒坦。忍了这老久，总算能品味到活着的滋味，不由得加紧了唇舌的动作，几乎要将那炙热的舌尖吸到自己嘴里好好保护着。可怜的白圈圈儿糖，硬是在这个狂风骤雨般的深吻中，被搅成了好几块。

这才两天过去，刚刚戳破玻璃纸的小情侣，竟已如此娴熟，真真印证了那句话：实践出真知。正处于青春悸动期的大男孩们，用身体和欲|望探寻着令心爱之人激昂高亢的秘所，用水润的眼眸与粗重的喘息回应着对方的进攻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。勉强脱离了晕车状态的安容与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大手紧箍着言澈就转了个圈儿，华丽躺倒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接着就感觉头晕眼花，天旋地转，满目桃花开，似是故人来。

一百五十斤的肌肉重重压在言澈那瘦削的小身板上，就着鼻尖上发丝的清香味猛吸了几口气，这才感觉视线变得清明，四肢传来的麻痹感也渐渐散去。

言澈顺了顺他的背，没有推开他，在那红彤彤的耳尖旁说道：“慢点儿喘，别急。头晕吗？还是头疼？想不想吐？”

强忍着胸闷气短翻了个身，躺平在床上后，安容与虚弱道：“没事……”随即又被自己的音量吓了一跳——这小弱鸡是谁？

看见他这副娇柔的模样，言澈皱着眉头猛地从床上撑了起来，随即又两眼一黑倒了下去。

两人躺在一起，哈哈哈大笑了几声，结果又同时停了下来，缓缓喘着气，什么歪念头都不敢再想——高原反应果然名不虚传。

明明下飞机时还自我感觉良好，意气风发地觉得别说洗澡了，就是吻上个大半宿都没问题。结果刚刚缠绵不到五分钟，就不得不作咸鱼状躺尸。

两人头碰着头躺了一会儿，这才觉得头没那么晕，于是窸窸窣窣地起床，脱掉外套，因为没怎么出汗，便忍着没洗澡——万一着凉了就麻烦了。换上干净的衣物后，慢悠悠地刷牙洗脸，然后开着电视再次躺回了床上。

因为接吻也十分耗费体力，所以两人一致忍痛决定，就这样和平地抱着睡觉。不久后，静谧的夜色中传来两道平稳的呼吸声。

这大概是安容与第一次觉得连睡觉都不舒服，做了一晚上乱七八糟的梦，还总感觉像是被什么压着胸口似的，呼吸不畅。迷迷糊糊睡到快十点，勉强爬起来放水都觉得头重脚轻。

两人症状差不多，费老大劲刷牙后，一点胃口都没有，但眼下也不能不吃饭，于是从背包里摸出几根能量棒，就着热牛奶，补充了一些糖分。

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下午才慢悠悠地踱出房门，准备吃些正餐。正午时分的拉萨，太阳当空照，温度虽然不算高，但却晒死人。这种时候就体现出了防晒服和遮阳帽的作用。

考虑到要刺激一下食欲，两人随便挑了一家川菜馆，点了辣子鸡、毛血旺、清炒时蔬，以及两碗青菜瘦肉粥。吃完饭后在街上随便走了走，买了两份牦牛酸奶来吃。因为不敢运动太久，于是闲逛了两个小时，便又回到酒店休息。

脱下遮阳帽后，言澈白皙的脸蛋晒得有些红，这才想起来出门前忘记涂防晒霜了。安容与在那两块红晕上轻轻吻了好几口，又在稍稍有些脱皮的嘴唇上啄了两下，总算感觉舒坦一些。

待到夕阳下山后，两人纷纷觉得好受多了，便又出门吃了正宗的藏餐，喝了酥油茶、青稞酒，吃了糌粑、烤羊排、牦牛肉、人参果饭。期间还和老板娘聊得投缘，听她说了好些拉萨几十年间的大小变化，以及民间趣事。

果然在这种少数民族聚居区，体验民风民俗，与当地人交流，也是旅行的意义之一。

第二天延长了散步的时间，尝了几家不同的藏餐，到晚上时，感觉已经完全适应了高原环境，于是便决定隔日动身，按照行程计划去各大景点。

甩去一身疲惫，两人踏着清晨的微风走出酒店大门。

大昭寺壮丽恢弘的大殿内，虔诚的藏民一一转动380个转经筒。

八廓街手工打磨的石道上，巨型香炉顶昼夜烟火缭绕。

小昭寺明廓后部的墙壁上，怀着敬畏看那六道轮回。

布达拉宫长长的阶梯上，一步一个台阶祈求着地久天长。

罗布林卡的永恒不变宫中，感其命名偷偷相视而笑。

哲蚌寺庄严华美的殿堂楼宇内，连声赞叹种类繁多的珍品文物。

色拉寺古树参天的辩经场中，信徒们手舞足蹈地探讨对信仰的理解。

甘丹寺红白相间的砖墙外，轻薄飘渺的云烟缠绕在藏民身上。

羊八井宛若仙境的温泉池中，赤诚相见伏案而赏远处皑皑的雪山。

纳木措清澈澄净的倒影中，极目远眺那一顶顶山头的荚状云。

羊卓雍措令人神迷的星空下，紧握着双手许下一生一世。

一路上大小庙宇遍地开花，各式穿着打扮的藏民喇嘛随处可见，干净清透的蓝天白云令人心旷神怡。众多异乡游子在这被虔诚信仰包裹的世外桃源中，都不由感到那颗泡在红尘俗世里太久的凡心受到洗涤，几乎想要叩首在这浩瀚天际之下。

七天的旅程说短不短，说长也不长。奈何藏区风景实在太好，就算待上一两个月也不够滋味。两人只买了些牛羊肉干，其余手工艺品一概不敢瞎买，被坑事小，万一买到忒讲究的还得麻烦死。

行李箱勉强塞进肉干，放进软卧的行李架上后，两人坐在下铺，见四下无人，安容与伸长了手臂就去抱言澈。站台上人来人往，硬座与硬卧车厢节节爆满，每个离藏的游客都是大包小包的提着，带着精心挑选的虫草、乳制品、哈达、唐卡等物，朝着各自的车厢跑去。

安容与抱着言澈，放肆闻着他发梢的淡香，时不时落下一个吻，又用鼻尖去稍稍拨乱那头发丝，外头的离愁别绪与他们无关。

虽然来之前答应过粉丝们开直播，但一来是去的大部分景点是寺庙，二来是剩下的那些湖光山色信号都不太好，于是只能在逛完一天后，仓促开一会儿美食直播，将酒店附近的藏餐尝了个遍。

相拥着坐了几分钟，一对晒得黝黑的年轻情侣走了进来，笑着与他俩打招呼，之后又闲聊了几句。得知这对情侣辞掉工作后，一路从杭州西行过来，在西藏待了整整一个月，原本白白胖胖的小两口，耍的又黑又瘦，但笑容是不会骗人的。

列车开动后，那对情侣纷纷睡下。将隔间门一关，就是一方清静的小天地。安容与长手一捞，将这几日奔波下来愈显清瘦的言澈整个揽进了怀里，从身后抱了个满怀，把头搭在那纤细的肩膀上，时不时上一旁晒成小麦色的颈窝处香一口。言澈要是回头看他，准会被狠狠亲在嘴唇上。

夜色渐晚，两人分别去洗漱间刷牙洗脸后，也准备睡觉。言澈正要往上铺爬，便被安容与一把抱了下来，轻轻放在下铺的床上。接着，他俯身凑了上去，先是在额头和嘴唇落下两个吻，然后不由分说就将言澈抱在靠墙的地方，侧躺着闭上了双眼。

虽然是软卧，但床铺绝对算不上宽敞，两个成年男子面对面侧躺着，紧紧相依，这才勉强不会掉下去。

列车在暗不见光的璀璨星空下一路东行，中途放下了几批客人，又收上了几批客人，每一节车厢都没有消停过的时候。

也不知道是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而身子难受，还是在这种晃荡的环境中睡不踏实，在荒无人烟的山区刚刚醒来的时候，言澈动了动腿，便将那死死抱着他的人也弄醒了。

此时刚过六点，软卧车厢的人要么就还睡着，要么就躺着不想起。睡眼惺忪的安容与在言澈脸上亲了好几轮，这才感觉身体又恢复了活力，笑着坐了起来。

一前一后去洗漱后，从背包里掏出面包和牛奶，坐在窗边边吃边看风景。有时是碧蓝蜿蜒的江河，有时是终年冻顶的雪山，有时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有时是风情万种的城市。

那对情侣在九点多起了后，又找他俩聊了会儿，也不厌恶他俩几乎时刻都贴在一起的腻歪样儿，反倒是表达了羡慕之情。

原来这对情侣在大学时就是同一个班的学生，最开始也是很不对付，吵着吵着，反而吵出了感情。大二时便被彼此的室友帮了一把，互通了心意。

之后工作也都找的离得不远的公司，在杭州摸爬滚打了四年，钱没挣到多少，身体倒是垮了一半。养了三个月病后，索性把工作一辞，拿着几年的积蓄出来走走。

女子莞尔道：“正好我俩也七年之痒，又开始怎么看都不顺眼，一起看了些风景后，倒是又好了点。看着你们感情这么好，就想起我和他刚处对象的时候了。”

男人坐在她旁边，笑着削了个苹果，又切成小块，一块块喂给她吃，眼里全是爱意，“我媳妇儿最近话多，逮着个人就得聊半天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乘坐长途火车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，有个风趣幽默的人一起闲聊打发时间，倒也不失为一件快事。

言澈连忙摆摆手，笑道：“怎么会麻烦呢？只是我看你们感情也很好，辞了工作来旅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能做的。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你们。”

安容与在一旁点头，嘴角微微扬起，给言澈喂了一颗松子，随后又咔哒咔哒地剥了一小把，全部倒进了言澈嘴里。言澈嘴唇碰到他掌心时，耳根子都红透了。

四人相谈甚欢，乘务员推着餐车过来时，那男子还请他俩吃了个加鸡腿的盒饭，弄得他俩都怪不好意思的，只能强塞给对方一人一盒纯牛奶。

饭后，女子拿出电脑，敲敲打打写游记，又连上相机，穿插了数张未加滤镜的风景照，每一张都美的令人神往。

言澈看了会儿书，打了个哈欠说想睡觉。刚躺进上铺，被窝就被人掀开，下一秒就钻进来了一个热乎的身体。

安容与一把将言澈抱进怀里，让他枕着自己的左手，在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后，便顾自开始午睡。

言澈笑了笑，在那厚实的胸膛里滚了几圈，也进入了睡眠。

就这么悠闲却不够自在地过了36个小时，刚下火车便又匆匆赶去高铁站，马不停蹄坐了6小时，又辗转到长途汽车站赶上最后一班回言澈家乡的大巴，两人只感觉身子都要散架了。

在盘山公路绕了一个半小时后，安容与终于见着了这片生养了言澈的土地。左面是碧绿蜿蜒的河水，偶有泛着小舟捕鱼的船夫；右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青山，被笔挺的竹子覆盖，陡峭处还有些许顽强的松枝，郁郁葱葱。

又过了一座桥后，路上的行人多了起来。言澈招呼安容与下车，出来活动了一会儿筋骨，这才感觉身子还是自己的，不过暂时都不想坐着或躺着了。

沿着人行道走了十分钟，言澈指向马路对面的校门，浅笑道：“这是我初中学校，校门好像翻新过了。”

安容与很想进去走走看看，但眼下拖着行李，只能暂时作罢。

又走了十分钟，前方出现一座不算长的桥，右侧正是两条河的交汇处，一条是刚刚来的路上那条碧绿色的河，另一条却是浑浊的黄色，交融在一起的那条斜线清晰可辨，河中央飘着几个竹筏样的东西，上面呆立着几只大鸟。

安容与问道：“哥，那些鸟怎么不飞走？”

言澈笑道：“那是渔民养来捉鱼的鸬鹚，跑不了。”他又看了眼水位，悠悠说道：“每年夏天都要下暴雨发洪水，喏，这条河上游有水电站，一泛洪涝就搅得黄沙都带了起来，所以是这个颜色。”

安容与点点头，心想每年都要来上这么一遭，岂不是很麻烦。又看了一会儿那几排鸬鹚，觉得煞是好玩。

言澈指着桥墩子，说道：“我上高中那会儿，有一年水淹到桥上来了，不过还是没有98年那场雨大。那一片以前是做夜市的，一长溜大排档，摆满了小龙虾。”

安容与看了一眼目前的水位，离着桥面还有至少三米，不由皱了皱眉头——桥下面的河岸边可还是有一连排住房的，“哥，那他们的房子被淹了怎么办？”

言澈答道：“认栽。值钱的东西带走，毕竟人是最重要的。”